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賭棋山莊集

文四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答石生廉夫書

昨者君枉過并惠所作僕見君蕭然塵外頗有獨立之概心甚儀之適僕將襄校郡試詩文悉細載收檢別無副本君雖欲觀僕不能出以相質也其後詢諸往來者或知君或不知君聞君多閉門自黽勉僕心益異君想君或有不宣於俗者乎相知淺不敢爲深語昨寄一詩亦道意而已今晨忽得君書睥睨不可抑之氣見於行間嗟乎君誠加人一等矣夫流俗之毀譽固不足輕重雖然凡爲士者皆當以天下爲已任宜有萬物在抱之

量無忤於物而不徇物者蓋其要在近人情能服善而已矣聖
門諸賢吾輩固不能企及第夫子子路在當時不過士大夫耳
叔孫公伯寮在當時亦儼然士大夫也名位相等是非相軋蓋
亦不足深怪然曰毀則有妒賢嫉能之意若曰愬則或出於意
見之不相謀故僕謂叔孫略同於微生畝而伯寮則較陳子禽
尙爲勝也昌黎之於孟賈中間相去不知若干也而昌黎則盛
推孟賈東坡之於黃晁中間相去亦不知若干也而東坡則盛
推黃晁是其學愈懋其心愈歉其氣愈下也孔鄭朱陸之異同
亦互有出入今之宗朱斥陸者紛紛然僕謂義利之說考亭佩
服象山明之王文成國朝之湯文正皆陸學也其造就果何

如若於朱學毫無心得而徒褒衣博帶日捧高頭講章指責先賢而曰吾爲朱學也遂足爲朱門禦侮乎爲漢學者訾宋學爲空疏爲宋學者訾漢學以破碎門戶相非半皆習氣西河高才博涉實有不可磨滅之處惟詞氣橫肆譬之灌夫罵坐虛孔生風宜乎反戈者之多其所著四書改錯近婺源戴氏曾駁之然西河改有不必改戴氏亦駁有不應駁二五之與一十其違合亦略相等也對山忘身爲友觀過知仁自可存而不論二曲抱指塚之痛蓋以遺老自居不言之處儘多苦心其一生堅忍刻苦是爲關學真傳賢者之所爲眾人固不深識況又有隱微難宣者乎王豐川人品峻潔然窮約一布衣而文端詢之於席帽

重戴奔走求富貴者問不擇人又豈獨奉先士子之過哉然豐川集與二曲四書反身錄諸書固至今表表在人耳日矣屈徵君頗有名顧其詩似與大雅有間王無異減齋集十數年前曾見之惜未及購聞其尙有山志一書極爲宏博君處有其書否李天生康乃心諸家其文集傳否雪木高士大略僕亦未審統望示我嗟乎學之道難矣學之途亦廣矣或經或史或文或詩各有專門名家故爲學者先求分途次求專家然其成不成未可臆焉成矣其至不至猶未可量焉若僕者心知其道而欲赴其途未能也心知其途而欲赴其家亦未能也茫然自顧輒嗒然自失也獨學無友孤陋寡聞離羣索居不知其過尙欲求明

師益友而從之不必其全才也苟有一長可友則友之苟有一德可師則師之矣昔顧亭林有言秦士重經學崇清議嗟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谷必有幽蘭意者其在君乎僕雖無狀或可附老友之列僕素性迂拙門無雜賓幽齋閑寂逢便尙可過談此白

又答石生書

刻接受祺堂集及鄙著展誦來書何其情摯而言重耶相知之日雖淺而相視之意甚厚僕何以得此於閣下耶僕之西行亦殊有不得已之處此地動費頗鉅一主兩僕月需十金以外適館不授餐殊無所出僕本寒士家有老母奔走數千里者爲內顧耳是以不能不返戀舊巢耳然豈忘情於諸同學哉所望知我者各自奮勉則鄙人之心庶少慰矣僕年將五十困頓名場三十餘載四方賢士大夫亦頗聞頗見之矣自顧薄劣謏陋無一可恃然憐才好士一片熱腸至窮極困銷磨不已秦地風俗敦厚讀書率能刻苦然質之今日似亦稍衰矣如得閣下數輩

努力作中流砥柱庶北地之風重振而關西夫子不止楊伯起
何樂如之卽鄙拙不與有光哉雖然信而後諫僕受事日淺蓋
亦有虛懸此心而不敢盡言者矣闕下天資甚美力學可以大
成然外議頗以爲狂傑士固難入時眼僕不能以此言動闕下
亦不必以此言損然而自修之道則貴矣僕少年倜儻好權奇
且好訾謗人過故友劉芑川教諭僕道義文章之交也嘗贈僕
以八言曰清勿露骨奇勿見角僕自是降心下志一日忽有感
於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及人情以爲田二語覺胸中有進境然
至今其不合時宜如故也特乖戾則不敢耳然亦未自信也今
請亦以此二言贈闕下此培養性情之要也若夫學問無止境

一息尙存不容少懈求日進於高明而已矣以閣下之有志又何待老生之常談哉益者三友求之近求之遠當有同聲相應者居心不可不厚眼界尤不可不寬斯取益多而收功大耳異日業成傳之名山閣下固可以爲石徂徠而附僕於孫明復之列雖隔越數千里有不舉酒相慶哉且從此文章吐氣扶搖直上或建節南行爲吾閩造福則老拙之門牆不儼然康成之車後歟素性不作虛言凡此皆期禱之深情惟閣下勉之而已詩話已編若干能相示否林方伯字穎叔號歐齋蓋辨香歐陽文忠渠在京師曾以三十金購宋本歐像也此覆

重修關中碑林記

代林方伯

自余抱書就外傳卽聞關中有碑林碑林中有開成石經惜不得一見其後供職京曹間從書賈見摹本摩挲久之國朝經學昌明考據家肩背相望其於石經尤推闡不遺餘力自顧亭林下逮王蘭泉奚止十數家校其言亦未能盡一又惜無由躬造碑下徧定其得失同治初元奉命布政是邦下車遂訪碑林見所謂石經者巍然左右而列聖天章奎藻與日月爭輝其他零跣斷碣率非耳目近玩爲之欣快者累日會其時關隴蠢動郊關城市不能數千家養士之宮蕩於蔓草卽石經亦相倚於頽垣敗瓦之中而余察吏籌餉間以治兵仰佐大府日

不暇給雖欲修廢舉墜而碌碌有待也年來寇氛漸遠余又母老乞養去官回念石經心忤忤然動屢欲措置力屏費重弗克以舉而中丞劉公曰是余之責也夫乃與方伯翁公暨諸同官度地庀材計值命工除蕪穢更爽塏顛者立仆者扶林如笏如古光燭如天下之寶當爲天下寶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余爲碑林慶遭逢焉夫石經之立自漢始鴻都舊刻旣已無存留於世者此爲最古亦最完雖不及三體之賅備以視孟蜀趙宋之所摹刊則如岷山之於江星宿海之於河矣且經者人心之所維繫也聖賢以其內心爲經庸魯以其外心反經經正則民興居上不驕爲下不倍臨財不可以苟得戰陳不可以無勇本原

忠孝而制伏其桀驚弗馴之氣服習古義以自全於禍亂石經之所裨益豈淺鮮哉余備官於茲六七年矣力謀教養之資日以經明行修望秦士今者補行科舉諸生賦鹿鳴而來者輟車登堂仰而讀俯而思今日所以保身家者在此異日所以報朝廷者亦在此勿負中丞諸公宏樹風聲之旨而余數十年願見之心其慰藉更爲何如也若徒誇輯錄步歐趙諸先正遺軌抑或自矜博洽而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爭進退於點畫之間雖曰好古其所得猶淺矣則豈今茲重修碑林之意哉謹記

致萬仲桓書

空山雨過石骨自青君之文境似之古文以謹嚴爲第一義君子不以未至之行許人立言應爾也卽駢作亦須有此意駢作爲賦之支流賦爲六義之一詩人溫柔敦厚故賦多主文譎諷似緩而實急似諛而實譏文見於此意見於彼盛陳其可而引發其不可屈宋賈馬皆此法也故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東漢而後浮華損實有道之碑無慙已少儷偶之作不登唐書內心少外心多君子慎焉然則應酬之篇下筆宜審而存集更不宜濫矣古文欲宏括駢體貴雅淡宏非空廓括非叢雜雅淡亦非雕飾虛剽古人羌無故實之句皆見凝重偶爾慨歎之辭亦形

往復力厚則無枵響情深則無蹙句此中消息宜涵養宜調劑
足下手筆雅秀時有逸氣進而上之可入六朝高手鄙見唐文
粹一書雖不爲駢體設而駢體神理頗寓其中可由此以窺六
代以窺漢魏未可忽也他如文心雕龍如顏氏家訓如人物志
如三國志注所載典論等文皆與駢體不合而合解人固當有
妙悟乎猥承虛懷是以自忘其鄙悖惟足下教之幸甚

致王霞舉書

昨歸來檢所借玉井山館文略目錄末一敘乃程守謙始知近日記性之壞甚可愍歎也海秋前輩文似有意於桐城派外自樹一幟且先前當從詞賦入手根柢多在六朝頗涉獵於南北史水經注顏氏家訓等書唐則汜濫於李習之孫可之玉溪魯望諸家與近人王惕甫用意相似不肯屈屣於宋以後誠一時豪傑也惜今已矣無從請益竊謂國朝此道甚衰雖馳電湧爭欲名家然而言體格者局於八家虛腔濕鼓無音巨瓠不實誇才學者累於注疏習氣貪多務得神骨不清又其甚則鼓之以劫筆潤之以卮詞張皇佻巧而入於小說作者雖多大抵

此三派盡之矣 國初顧朱汪姜淺深不同各有所得侯骨脆
魏氣澆似有愧於盛名後則方望溪朱梅崖當可并稱姚惜抱
尙有家法其餘吞刀吐火非不自命神技然婆羅門行徑固與
最上乘不同矣近數十年來洪稚存惲子居張臯文諸老皆卓
然傑出臯文氣質最爲近道惜不永年否則所造當入大成然
台而論之欲遽駕於宋景濂歸震川之上尙不可必何論韓曾
何論賈董況在今日流風歇絕時耶鋌於此道扣槃捫燭冥行
滋懼心知其意不能赴其途心知其途不能竟其道循省舊作
時自慙汗蓋諸文尙可勉強古文必難襲取諸文尙言氣古文
專言息才學識俱歸於養不治性情不敦名節不講體用不交

賢豪長者不涉歷名山大川其於文也則亦如候鳥時蟲而已
則亦如耳目玩好而已嗚乎難矣數年前一二摯友欲爲付梓
於心終不自信辭之欲求一正法眼爲之審定而舊交零落偃
偃無之前年計偕入都卽聞海秋及閣下大名渴想甚殷中間
亦有願爲之介紹者但其人亦非此道中人而鋌方與席帽諸
君旅進旅退無端叩門投卷請見頗有無因至前之懼是以欲
然中止今茲幸因潁叔得奉清光是斷不可失之會也鋌於文
所留甚少十去六七亦未請人作序二十年前亡友劉芑川教
諭曾爲記數語於卷首蓋實事也昨在都下溫明叔少宰師見
及大喜寵之以文少宰出惜抱門下太息惜抱及伯言先生不

及見然而鋌之文果可傳耶意欲求閣下削定一切其不合者
指出之法家不易得得矣或派別不相同同矣或謙讓不肯盡
直亦未屢於求教之心然則章鋌敢不貢其醜於閣下耶過從
雖日淺然閣下知鋌不過一日鋌知閣下則已三年矣且士固
有傾蓋如故者當不訝耶

答穎叔書

竊謂詩者性情事也非聲律事也 國朝之精於聲律者亦有之而於性情或至焉而不盡至焉豈揚流而不暇溯其源耶抑所謂源者猶是聲律之源歟鋌於詩能不昧其心而已近人之疵病實皆有之不敢諱也且亦無所逃於精鑒也但近日爲詩思有法尤思有事有事之詩自古難之魏之子建唐之少陵其至也其餘諸家時或得之而用意未全也本心而言使後人知吾世而已故鋌於鄭少谷李空同尙有取焉

又答穎叔書

昨者草草奉覆方慙謬妄今晨捧讀手諭莊誦再四仰見憐其
顛愚沉錮誘之使言教督以所不及而語語中其要害自芑川
歿後鋌得此於人蓋鮮敢不力求洗刷以副知我之望哉鋌嘗
聞之三百篇者皆詩人不得已之作也然則非不得已詩人殆
不爲詩矣不得已者性情之正有以迫之使出也然而後人或
至或不至焉則亦有故古昔無語言文字之禍作者本其心之
所欲陳而其時人性未漓人情多厚有歎息無怒罵有明諷無
私訐各挾其纏綿莫解之意以求補於世故曰言者無罪聞者
足諫也其後忌諱日多趨避日甚不敢正言乃用反言述其身

不敢及其世嘆其家不敢及其國漸趨漸降頓忘其初以爲詩者流連景光摹繪聲容而已於人道之要無與焉而性情之用乃狹矣此亦世變之無可如何乎然而風人立言有體過者爲災不及則無以爲本也夫三百篇之隱約其詞者多矣乃節彼南山彼何人斯雨無正以及株林新臺諸作又何其指斥不遺餘力耶可知凡伯家父之心固與公旦吉甫輩各有其不得已者是夫子之所謂溫柔敦厚也且吾子之失位去國也則亦有詩矣曰去山十里螭蛄之聲尙猶在耳其言隱矣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則明言矣又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則竟直斥時事矣此亦可以覘詩教矣賦比興寓於風雅頌而比興又寓於

賦作者不期然而然讀者皆可自得而不能泥以求之後人乃指其某章某句爲比爲興或又合之曰賦而興又比不知返之作詩之時其果然耶抑不盡然耶且比興之辨其不同又幾何耶竊謂比蓋兼賦詩而言古人賦詩之法或以彼事比此事或以彼人比此人垂隴之會賦不出鄭志考其詩皆與時事不相值而宣孟知其意七子皆足通其情非比之明徵乎其在於詩文王曰咨一篇尤比之顯然者然詩人不敢遂以爲比也以紂斥其尊親於心安乎故曰不可泥也蓋不止託諷於物之爲比也大抵自賦其事爲賦感他人之事而賦之爲興陳古刺今則爲比此鄙人紕繆之見然斷章取義於詩無達詁之說或亦可

稍參萬一乎唐以前之詩以人立體唐以後之詩以地名派而其揭揭然號於衆者則自宋之西崑江西江湖諸派始江西之派尤顯則以主派者強從派者衆之故明則有閩派 國朝則有浙派諸派各有得失其是非略亦相等大力者舉諸派而空之可矣否則出此派入彼派則未見彼派之必勝於此派也若夫今日則閩亦無派久矣十子提唱以後逸而出者爲鄭善夫 國初鼇峯光祿諸老猶守林高矩矱子而立者爲張超然然鄭張獨唱不勝衆和閩派固始終如故也自薩檀河謝甸男陳恭甫諸先生出講求堅光切響口稱盛唐實近王李雖餘於聲而絀於情而土風爲之一變亨甫始與其兄怡亭并學王孟旣

以爲不能遠過怡亭放手爲之改絃更張才氣橫逸爲恭甫先生所深許然以較從前之家家似玉戶戶皆花圓澈穩秀之家法則大異矣外人不察指爲閩派而此三數子者則皆鄙薄閩派者也明詩屢變而閩人終明代守唐詩品彙如金科玉律雖囿於一方亦可見其篤於前輩而不善趨時矣鋌於閩派無能爲役但以爲作詩者當通達世情歷鍊時務而融會以所讀之詩書固有之好惡使其言足立於世則庶幾矣所恨才力蹇下不習朝家掌故不盡交賢豪長者且未嘗躬尺寸以默驗其消長盈虛之故無以增益而昌大之空言不足恃也閣下於三者皆得之矣厚積而謹出之使後人讀其詩思其人寶其言師

其意蔚爲一代有關係之制作是大才之所裕餘也豈但爲詩中開山起衰之手哉倘有意乎憶二十年前與芑川相往復刺刺不肯已今悶下復喜其狂謬此眞不可多得之會矣故覩縷之如此賤體雖無大害而精神大減任重道遠未知所位置言之慨然此白

重修關西書院碑記

代呂觀察

往者潢池弄兵山號海嘯民奔於野士輟其業有年所矣國
家中興以次削平禍亂郡縣各舉厥職師儒旣甦絃誦無恙秦
於是冠氛漸遠亦復奏行大比席帽屬集蓋在同治己巳余
奉命備兵潼關之年也潼關綰全秦之首大河橫其前太華
倚其後龍門熊耳交貢其奇扶輿之清淑山川之旁礴是宜卓
犖倜儻之才出焉而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強或冥行弱或坐廢
使者慮之舊有關西書院一區雖屢易其所猶是文正湯公教
士之遺也上漏旁穿不蔽風雨使者謀之列屬并力合修費重
幾無以繼而前方伯林公方捐巨金於闕中以資生徒聞而喜

其同志也助之事乃克舉中爲堂以居掌教旁爲齋舍以處肄業立先賢祠於左以爲勸法數閱月而工始畢捐財若干用財若干科條如何備載碑陰庶後人有考焉昔顧亭林有言秦士崇經學重清議是何風之美也蓋關學淵源於楊伯起集大成於張橫渠今諸生負笈而來端居深念其尙凜四知之戒者乎其尙知東西銘之旨者乎夫以清持已以厚載物正大溫和不氣可以禦災可以化強悍鄭高密一老經師耳而黃巾拜之古人豈真有異人之能哉嗟乎風鶴屢警流離失所者多矣出門得師入室有友開卷俯仰不可謂非詩書之幸也學成名立河嶽增色使入關者以秦爲有人則使者亦與有榮施焉若但爭

短長於科舉則猶未盡重修書院之意也是爲記

答穎叔書

得八月七日書，雖誦再四，諄懇之意見於言外，匪特自明，抑亦教我。敬佩服矣。鋌年已過艾，少壯不努力，木彊迂拙於今，詎有他望功業二字久付度外矣。特乾茅遇火，蓬蓬之氣，時復發，發甚可嗤點也。上有老母，旁無兄弟，下亦無多兒子，使其謀生有路，鋌卽埋頭柴門，斷不西向而笑。遠權勢，薄視富貴，蓋三十年於茲矣。亦知碌碌非計，食蓼自謂甘，又何言哉。中年治經師，漢人守家法，草創詩說，半未脫稿。大旨以毛爲宗，鄭之與毛異者，不敢從小序，以首句準餘義，餘義有差違者，亦歸之存疑，不自立說。采漢唐至今，與毛相發明比附者，申之以存一家之學。

小學亦曾究心但字形可晰字音難準諸家分別部居此出彼入於心究無把握尙須求先達問之二者果有得亦可自怡悅詩不能盡脫近人習氣然自謂眞摯有根據處頗與古人同謹循尊旨留三百首左右或有力卽刻之填詞則自謂能拔戟成一隊其壞前人法處有之其出奇前人法處亦有之此道外間尙有作者異日得遇當質證古文治之三十年不敢自信但治古文當習掌故當求閉戶獨造之師故思得一京朝官冀於耳目有所裨益然其如家人之枵腹何哉凡鋌近日所存於心者不過如此其餘則皆聽之鋌竊謂文章一道須有所挾而傳上者挾道德下者挾功烈次者挾氣節然其中亦有天焉鋌身

之天無以過人身後之天定復何如賈生之策景武行之子雲之書芭譚信之又何必定在當時哉自期者此期君者亦此願以薄劣附驥尾耳世儒皆謂濂洛直接洙泗中間并無餘子鉉頗疑宋儒之學與聖門不盡相同論語一書言心性頗少所詳辨者大抵辭受出處之道由求不過家臣而言志及於爲邦顏子簞瓢陋巷而制治及於三代至孟子則稍詳心性矣然其精微乎妙似尙不如後人故鉉謂治性情之道不納垢於身不忘情於物而已朱子謂呂伯恭讀書由史入故不能細心鉉少年讀史極喜黨錮傳中人此卽受病之處於理學亦愛王文成劉蕡山一流也不知閣下以爲何如也得杜少陵像甚可喜所謂

用志不紛鬼神來告耳

段述之四書講義序

都講員生西垣頗嗜學屢從余問業一日奉其師段君述之所爲四書說示余且稱段君命屬余爲序其書分肌擘理燦然美備蓋藝林圭臬也余按古之窮經者有傳有箋有學有注有正義守其師法各成一家唐宋以來異義紛起排斥前修出奴入主紫陽興乃取其精勒爲一書是故紫陽之於經注所謂集大成者而四子書尤其畢生用意而不敢苟者也明代以四子書取士又專用朱氏一家言於是講章之學興蒙存淺達皆有盛名依文演義喜合惡離其用意雖與古人不同而其謹守繩墨亦與古之爲疏義者不甚異特爲之者多汗牛充棟藝文志經

義考之所載僂指不能終至於今若存若亡窺之四部七略茫如也無亦有幸不幸耶抑利祿之途固喜新而厭故耶嗟乎學問一道作者往述者續作不已述亦不已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前人修之講之後人復修之講之一日不修則弛矣一日不講則墜矣豈其不知前人之緒餘而好爲辭費乎孟子曰不得已也後生小子見閩淺狹才人華士馳騁高遠或有終身服習之書而茫然者是亦學術之敝也昔者汪氏大全王氏滙參行之學宮數十年而一代通儒如潛邱閻氏婺源江氏復有所論說義理之外裨以考訂誠恐見千里而不見其目睫亦非飲水知源之義也然則段君立說之意可知矣且夫

段君以名孝廉官廣文其可以取世途之富若貴者甚易而歸
身林下晨鈔瞑寫閉門自黽勉其難能既可貴如此而當其著
述之初秦方大亂烽火接乎窮檐蔓草鞠於學舍轉徙困迫丹
鉛不輟苟非學道有得於心其能然哉勿論其書之淺深若何
但能如君之力學是昔人所謂不自菲薄者矣員生從君遊久
舉止醕謹或亦其教之有本益使余流連於此書不能已也故
不辭而爲之序

爲石生廉夫手札長卷題後

余初至豐登講院廉夫卽從余遊往來書札遂多庚午余將入都廉夫乃聯爲長卷以寄其相思之意噫廉夫可謂厚於用心矣雖然此特余一時率爾之言保無有貽譏於夢寐者乎且卽令其言是異日廉夫學成此亦筌蹄焉耳何足存哉但余又不能無他望余居此日淺有不盡於心并有不盡於言異時廉夫見有魁奇卓犖之才擇吾言之可者而告之何必於吾言不繼長而增高也若夫廉夫之重吾言則廉夫必有所以自重者而余因之以重也余日冀之

林子魚嶺海詩存序

余識子魚將三十年矣余與君本戚屬而識君則由於芑川是時亨甫新歿芑川新自京師歸慨然於人才之難而朋舊之日以凋零也及得君乃大喜思以所聞於亨甫者盡以告君屢誇於余謂君髫齡健筆可以造古余受性迂拙倉卒遇人訥訥不敢竟其說觀君跌宕飛揚酒邊揮毫頃刻數篇徧贈坐客怵其賢而莫能名其器然芑川善余每招君必招余而余與君始親君詩則已哀然成集盛名日起卽今所傳壯懷堂初集者是已其後芑川之官余家中落出謀衣食日以益遠君亦累試有司不得志適閩省兵興君乃挾其緒餘出佐大府或傳君今日入

某幕明日得某官余時在荒山絕嶺間與販夫賈豎相俯仰烽火之警照面皆赤刀劍之白使日不煇冀君磨盾草檄或能爲桑梓造福甚爲君喜乃久之亢葬塋落東西轉徙諒君必有未能盡如其意者又甚爲君悲於是余與君曠然不相接者有年矣甲子余之粵君方捧檄治兵告余曰官職不可知詩則不甘爲人後也然倉皇別去卒未得讀其新製歸過廈門芑川之喪初至自臺灣驛路相逢撫棺一慟天地顛倒毛髮酸楚滄波渺然不知其幾千里而芑川長已矣乃益回首念君不置也今年余來京師遲數日君亦至執手歡笑言未解所自始君乃示余以西來集又示余集目十數種命爲之序噫何其富也惜乎不

令吾芑川得見也夫詩者性情事也芑川所聞於亨甫者吾未知其言何若第亨甫未仕芑川終於冷官皆未能大有所設施於世君今者憑藉英才領郡於戎馬之餘則以教戰之法治詩先培其血性復整以紀律非高達夫之於蜀李德新之於建州時乎余雖駑鈍願執鞭鐙一觀旗鼓度君必欣然曰故人之於我不薄也遂書之以序君詩同治辛未首春長樂謝章鋌撰於宣南腐齋

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

余舊讀是書嘗博采傳記爲注十已得六七積稿倍原書咸豐三年余在漳州家中藏書爲人所竊並是書亦亡之惜哉後復尋得此本點閱欲再作注而插架盡散無從檢摭矣鄭堂與焦理堂循並名當時稱爲二堂是書論漢學知宗家法然亦不無偏見私情如王禮堂尙書後案明知孔注之僞而復采其說馬宛斯乃考古之家非專經之士其所著左傳事緯與前人統紀屬辭近人左貫條貫等編亦不甚相遠未必卽爲專門名家余古農經解鉤沉條舉件繫謂之有意古義則可欲名爲何家不得也至鍾懷徐復汪光燾輩果勝於毛西河陳見桃諸先生歟

何以嚴於彼而寬於此乎無亦有交遊聲氣之情耶其餘不厭
人心處甚多第殫聞洽見凡作一傳皆能舉其書中要義頗有
韋元成張衡等傳風格此則足徵其生平篤古之造詣非近日
摹仿八家以掉虛了事者所能及也至其論宋學則大謬象山
慈湖已難免後人擬議奈何公然以禪學爲宋學耶 國朝講
考據與漢人近至性理之學則自安溪江陰當湖睢州數鉅公
外後起寥寥顧余竊謂立品端方踐履篤實卽是宋學天下之
通理蓋卽古今之絕學非如窮經者必斤斤奉一先生之說也
周和程介朱復博通之五子中已不盡同然引而之於禪學不
亦悖乎

古人正修以裕齊治之本論語一書多從修已用世立論幽眇精微之說十不一見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宋儒專講心性而薄視事功置聰明於元妙之中故以讀書爲玩物喪志而太極之上尙有無極舉凡東萊永嘉諸術業不足值其一呷而掃除一切直指本心蓋與禪學通消息久矣薛香聞羅臺山輩蓋亦不足怪也鄭堂此編殆欲表章陽明宗旨而陰與紫陽爲向背不然豈不知諸君之大異於程朱哉然而鄭堂固不喜朱學實亦不知陸王之學也

記客中所得近人詩文集

丙寅丁卯間余游晉佐學使者校閱試卷以關防所在不欲通
賓客君聞余名介余友彭心梅來謁言語無雕飾心儀之然亦
不數見也後余將之京師君適至置酒敘別酒酣述生平孤苦
事甚悉遂出其太夫人傳銘及機聲鐙影課讀圖求余題志余
益心動乃爲文以與之已巳余在秦主講席一日忽得君書並
其所爲詩君言吏不易爲安心處少今將改京職於今已二年
果如君意否耶君歷官不見惡於民而不豐於財噫其殆無愧
風雅歟

荻訓堂詩鈔
黃岡鄧孫撰

十年前卽讀伯韓詩其歌詠節烈諸作生氣遠出風格與蔣藏

園太史近文則近年蔡梅菴集資刻之頗多竊曰心得之處殊少或謂君中年以後需次入都繼復從軍吳下進退頗疑失據噫士固難於晚節哉盛名召謗故古人兢兢焉

集中老兵戴記
廈門失守把總

林志列難當作副將凌志傳聞之誤也
怡志堂詩文初編臨桂朱琦撰

已已得此書於西安辛未居京師君見余華山詩來訪未遇報謁君告余近方選詩屬爲致閩人集數種余道及此書掄揚之君甚悅爲縷述蜀事甚備眉目飛動口若懸河益人文合一也嗟乎君固以才自喜而世方多事又誰禁其飛揚跋扈耶

魚兒合刻

三種德化
蔡壽祺撰

君爲余內閣前輩成進士後有忌之者不得入翰林改官刑部

非其好也治駢體有聲喜聚書閉門日多余下第南歸君以詩來送首云世間無伯樂駿馬自蕭閒告余曰蕭閒二字不容輕易讀過此自當事之得失子豈有所喜怒於其間耶於時君年六十餘矣蓋猶有前輩風規也

晚晴軒詩鈔泰
州陳文田撰

王霞舉曰琴西固天生爲詩人者也幽秀無匹當琴西官翰林時都下才士尙多而興趣所趨多在宋詩尤喜談山谷惟琴西能入能出不染槎枒枯率之病蓋天資勝也琴西尙有散文數十首其長子率兵殺賊歿於王事家人亦被難卷中多刺時不輕示人然識者曰其言無愛憎之私也

遜學齋詩鈔瑞
安孫衣言撰

去年秋過滬濱得何子貞絮園記末有子偲隸書跋語至蘇州

葉臨恭秀才出子偲校刊說文殘本嘆其精審丁卯冬於京師琉璃廠書攤購獲此卷歸挑燈讀之其詩道山谷窺昌黎甯素勿繪甯樸勿巧甯生硬勿圓轉與吾友江駿叔頗合去俗遠矣可貴也子偲與遵義鄭珍子尹並名研求許鄭之學咸豐間以舉人截取可得知縣棄去傳食諸大帥幕府喜山水游跡殆徧江南其有以自樂耶聞其所著尙有黔詩紀略過庭碎錄經眼錄等種不下數十卷說文蓋唐人寫本僅得木部數開然其與今本不同處甚有根據也

邵亭詩鈔獨山莫友芝撰

戊辰晤湖北同年生陳孝蘭子壽高足也不諧於俗見予獨傾倒出贈此集并聞其師古文尤美許再至之日携贈辛未訪之

則聞孝蘭貧病不能來矣子壽之詩予二十年前卽見之聞同
人道君風骨未知此生有得見之緣耶一日與武昌王孝鳳太
常談及太常曰是固吾楚北近今之第一作者惜乎其不用於
世也太常志節之士素不妄言從軍關隴遂主闕中書院予嘗
見其筆記中有云湘陰吳偉才左恪靖伯三姑母次子也與恪
靖伯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八里許
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玉石橋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
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恪靖同至道光壬辰恪靖伯與兄景
橋中書君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恪靖伯督浙閩時偉才
嘗一至閩恪靖伯勳績爛然所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

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何也然而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釣何獨余也嗟乎時命之不齊其可知耶然則偉抱奇傑之士徒令其銷耗雄心於文字之中豈其亦有天哉

際室吟監利王柏心撰

戊辰至秦謝蔚青譚西屏萬伯舒仲桓兄弟交口推君遂以此集見贈開卷循環爲之三歎蘭摧玉折諸君固非虛譽也自明以來治古文以八家爲正宗近日則多溺於桐城一派高者娟潔下者遂入於虛剽有志之士知其敝也乃欲變而之秦漢變而之六朝如君之所著其大意可見矣雖然古文貴理實而氣虛其功在真積所謂言中有物者講學家之平衍註疏家之破碎詞賦家之姣濫皆無當於載道者矣惜乎君不永年不然其

才識固真積之器也

言中有物非煩徵博引之謂貴得其大意所謂言近而旨遠也若今之考據家第可

謂之字中有物而已其非古文之正軌矣

孟晉齋文集會稽顧壽楨撰

心梅居晉十年隨軺四至其土風多得之目擊詩格雖不能媲美竹枝要於并門志乘不無小補云回憶周旋學幕君與崇陽楊鳳巢皆傾倒於余鳳巢亦工詩酒酣耳熱談諧四作貧而不至於病者二君力也今則天各一方矣噫

晉風溧陽彭湘撰

霞舉治小學余雖未見其成書然其議論非鄉壁意造者蓋君固安邱王筠弟子也詩治氣格而頗嫌其寡於情文格不及詩格庚午冬余入都君主講河東過之縱談一夜君不以余言爲忤也及都祁子和庶子出示君書中云閩友謝枚如舍人人品

學問目不數觀其古文自海老外無與抗手者與近今之羊質虎皮者大異余遜謝不敢當然君素稱少可多怪其意爲可感也海老者許海秋前輩也

西山游草洪洞王軒撰

予居山右一年其地之賢豪長者卒不得見彭君心梅久於其間問之亦茫然也最後獲魯川詩慨然曰此晉士眉目也君獲從伯言石州二老遊淵源顧不可貴哉及余入都則君出守廬州且不祿矣君在比部時持論不肯唯阿上官某謂之曰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胡爲好與人忤君曰司官何以比孔子且堂官亦非魯三家公事公言之上官甚怒陽笑曰又忤矣又嘗譙集顧亭林先生祠下某鉅公亦在坐有蝶適至鉅公曰是太

常仙蝶也舉酒祝之蝶翩然下君率爾曰仙蝶抑何其勢利耶
聞君散文十數篇甚佳身後其友爲之鋟木異日當求之

微尙
齋詩

集代州馮
志沂撰

戊辰予應禮部試聞海秋名並聞其閉門簡出無因不敢請見
之秦始得讀海秋文庚午入都則海秋先一年歿矣同年吳述
韓比部出贈此集其詩蓋歿後始刻者大抵文章皆有窠臼亦
皆有根柢善學者得其根柢不善學者卽得其窠臼學秦漢易
流於膚廓學唐宋易入於流滑至近日則摹擬方姚成爲桐城
一派以率爲簡以淺爲高描頭畫角千人一面若舍桐城以外
並無文字者抑何其所見之淺也海秋文其結體用意擺脫時

趨蓋隱然自外於桐城者其大段頗與王惕甫相近雖於精深宏肆之境尙難無間然於羣然爭趨之日而獨能卓然不惑戛然有成可不謂豪傑之士耶平心論之文格當在伯言之上至其詩亦華實並茂非文人所易及蓋海秋始固服習詞賦於風雅之道不遠也惜乎不得見矣令人有九原之嘆

玉井山館集
上元許宗衡

余與君居同行省弱冠相知名而艱於一見後十餘年君以教官謁選布政司余適將遠出倥偬謀面不盡所欲言也又後十餘年於友人處見君書畫益宏肆精深並聞君治古文成集甚富引領裴徊蓋無日不形寤寐也乃余脂車奔走之晉之秦之

京師方數年而君則竟死矣辛未劉少坪水部見贈此集揭其
中有寄余詩屈指當在三十年以前於時余尙未見君也嗟乎
人生歲月幾何乃乖午相避若尹娜徒從死後省其遺文詠昌
黎雲龍之句能勿心痛不已哉君次子公夢孝廉亦績學有名
下第歸未到家而卒噫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他日若過五

溪尙當求君遺著而盡讀之世道日下如君之清德碩學謂余

其能忽然於心歟

附錄寄詩千峯木戰霜花嚴白頭坐受霜花
添誰知相去五百里有夢忽到三山尖相思

相慕未相接此身負負慙鬚髯人生會合亦前定留待他日圓
秋蟾但恐百年空電過枉教寸意如膠黏問君指上有東海揮
作九州水晶鹽閉門自策天馬走殺人
得絕巧大匠可造千飛檐觀者彷彿赤電閃有目不敢頻窺規
會讀皇甫一篇序疑對鄭侯之萬籤滄溟今日一大劫劉郎忽
作蟠蛟潛謁謝能別筆也君我失此豪知已誰爲酣笑誰針砭

吁嗟天公到此日雨露不許蒼生需人間事事無歡樂友朋之
樂何能兼貧極百金爭一字愁來五岳圖千緜書生不堪爲世
用喜有三寸枯毫拈區區書畫亦何益萬端無計空垂簾半夜
風來慘聲鼓當頭月冷懸刀鐮一樹梅花幸未死著書長媿言
纖纖何因扁舟就君去一看春水開如
奩水蘼山館蔓草集甌甯鄭天爵撰

散文掇錄書後

辛未自京師歸梁禮堂吏部數過談藝示余所鈔雜文百十篇因掇錄其大半存之就中王少鶴最雄而有法往年曾讀少鶴詞復散見其詩於友人處洵爲名不虛致第其訾警亭林百詩措詞或失之過當近日考據之學大備性理之說乃興譬之質文互勝亦循環消息之常理而後死爲雄始則爭勝繼則深文皆託爲世道人心不容已之故究之特乘時取大名耳而豈其然哉如孫芝房芻論謂人才歇衰皆考據家作之偏此與明社之屋歸咎於王陽明之良知同一偏宕而不可據者噫其亦甚矣學者立身自有本末明經窮理亦各有源流未必講考據者

定是鄙儒講性理者必爲大雅也吳蘭坪頗疎宕第其論國風亦前人成說所已具而獨矜詡若此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史相通不足爲創識也方存之聞已年高近以縣令需次直隸素負盛名譚西屏屢稱道之且曰異日倘相遇幸勿交臂失也然其論文亦老生常談耳而文錄則臚列甚備論斷不苟吳桐雲集已刻行此則其後作者其餘率官文書頗足以考時事附錄之雖然文之去取大抵各隨其人之意諸君之著述余惜未見其全豈尙有尤者而余不得知也則是言而謂爲定論哉

書所鈔高雨農抑快軒文集

往金門林瘦雲從先生學古文所作多經潤色余讀其集益思先生之文不置也閩縣何道甫亦從先生遊者傳抑快軒全集有七十三卷此尙不及其半同年劉炯甫少與先生習告余先生晚年區分其文定爲甲乙丙集殆所謂七十三卷者當尙有精詣之作在其中囑寄書其冢嗣岷民明經問之未知何日得以快觀此本舊藏恭甫先生後爲雪滄所得余從之轉寫余自三十以後見可寫之書不勝寫無力遂輟不寫茲特寫先生集則余之傾倒先生久矣三十卷中完善可六七其餘雖稍涉酬應然亦依附於義法無甚蕪者大抵先生之文以養勝其體潔

其氣粹不必張皇以爲工平淡出之令人有悠然不已之思蓋
真積其內而甯靜淡泊之修有以固其外故生平致力韓子而
所得和易乃近歐曾於歐去剽於曾去滯道氣醞釀者深豈絳
章繪句所能襲取哉先生雖盛稱梅崖然梅崖以外入先生以
內出其於本原殆高矣雖然猶有憾者挂名朝籍而家居之日
多凡運會升降之故山川偉麗之觀微覺取資之未廣又所紀
多鄉里善人無瑰特奇絕之行恣其發揮足以引勝耐思而未
足以驚心動魄譬之水澄潭清泚與長江大河萬怪皇惑者稍
異矣蓋自歸熙甫卽有此憾是則先生之遇爲之也惜哉寫甫
畢適穎叔以杜子皇變雅堂劉公勇七頌堂二集畀我寒梅在

几霜風颯然開卷循覽慨然曰古文無以聲色爲也使先生處杜劉之時之地則所以昌其文者豈止是哉同治辛未十二月鄉後學謝章鋌記

聽秋館詩鈔序

咸豐初年東南兵事起闕上下游皆告警都人士投筆從戎縛
袴急裝屈屣間里能者取大名其次亦籍手以肥其身家於時
有老屋三楹炊烟不繼朝吟暝寫閉門於其間若甚自得者則
名孝廉林芾庭先生也先生與余外家有連於余爲丈人行而
舉於鄉也頗晚其同年生多余儕輩往來酣嬉先生異我訂爲
忘年交余奔走衣食遠則越千里近亦數百里不常相聚而其
相知相憐之意較之終日相對者有深焉聞縣劉炯甫徵君先
生總角之友也將應大科行有日挾余造先生廬命酒縱談徵
君婉而篤先生厲而中理忽坐忽起忽悲忽喜其音不宮鬱爲

變徵旣盡而夜雞再號而不能止杯盤狼籍寒風入戶燭光上
下若有鬼神仰視東方則旣白矣一笑遂別蓋至於今二十年
其後余行愈遠故鄉消息不時得每當酒酣耳熱意有所不可
輒思先生恍見長身卓立轉目有光少可多怪明斥隱諷者之
相余左右也乃愈恨余之不能從先生游也去年余歸自京師
則先生已歿矣先生晚年以醫自給其著述倍勤閩之地理掌
故特精皆勒有成書詩特其緒餘耳今年其冢嗣薇卿屬爲之
序余捧卷慨然泣然念老成不可復見卽當時所稱莫逆者今
亦十無三四而嗟我諸舅零落山邱生存之華屋屢易主焉况
夫世運升沉之故人事得失之林電光泡影變滅無端其驚心

動魄更爲何如哉乃歎先生雖窮困而生平自遂無所愧怍文章傳遠有子能讀父書苟欲置之於流俗赫赫之途吾知不願也是則可大慰矣至其詩之工世有知者無所用吾言也

賭棋山莊集

文五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大清 賜封一品夫人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同治己巳陝西以肅清聞布政使林公乃請歸養蓋太夫人年
高疾久矣至是三疏得報可復以奏銷羈留越二年太夫人竟
不起公擗踊呼號萬里扶柩既終制將耐葬於贈公榮祿之塋
知其友謝章鋌性不諛奉行述衣冠造謁屬以銘公之擢順天
府丞也具摺謝 皇太后聽政諭曰 先皇帝知汝

有母在陝民感公惠創亭終南山名曰慈蔭立主以祀太夫人
賢慈之實上下有徵章鋌乃得按狀謹書之太夫人姓張氏通

經知文章系出宋儒南軒先生父歲貢生諱鳳鳴與江甯府督糧同知林諱元炳善賢其少子以季女歸焉歸年二十有五逮事其姑姑固多子而贈公常在左右多子婦而獨樂與太夫人居太夫人與贈公黽勉有無姑不知貧偶天寒進藥姑觸手喈曰何僵冷如是吾目昏無見婦典衣耶太夫人急飾以他辭姑乃喜如平日已而姑病瘵癯太夫人襁公於背扶掖操作三年不脫衣寢姑疾革執公手曰汝父能文以吾故不應舉累汝母勤苦至斯汝他日務圖報汝父母太夫人述之淚潄潄下越六年贈公亦歿公時年十二孤貧無所爲計饑則拾野田棄蔬以食寒則乞穀皮爇以取煖太夫人乃授公毛詩爾雅及制舉文

一燈課讀讀偶輟輒扑扑已輒對泣及數月文體以立太夫人
嘆曰不宜使兒遽爲此然非此何以延吾生公出應試遂受知
於知縣曹瑾曹公精儒術而歸於實用太夫人喜曰兒自是其
知進於道耶公舉鄉試太夫人爲聘吳氏婦成進士觀政工部
太夫人始就養京師補軍機章京充大將軍幕府太夫人敕專
心軍政勿問家事時吳夫人歿遺一幼女太夫人撫之勞甚踰
期公續娶張夫人張潼關貴家女未習閩俗春秋伏臘太夫人
教之治祭具必告以先人所嗜張夫人恭聽而敬志之公改官
御史巡視漕糧

顯廟召對詢失父時年幾何今母年幾

何事竣轉給事中歷順天府尹外補陝藩太夫人曰陝爲軍務

省分推險就夷非循臣也汝其急行公輕騎兼程抵灞橋官吏
聘貽相顧以爲壯明年太夫人亦至會伊犁參贊某畏賊不前
浮索夫馬踰例數倍遠近泣訴公遂力裁其半某乃委過地方
搆蜚語陷公太夫人曰爲民請命雖獲譴何憾耶旣被誣錫秩
將行矣奉 召來京簡用公以母老辭又奉 旨署理陝

西布政使公再辭又

命赴慶陽軍營辦理糧臺并督辦軍

務公申前疏且請開缺奉

旨若開藩司員缺轉恐呼應不

靈該司之母迎養在署就近定省亦可稍盡人子之情林壽圖
受恩深重毋許固辭太夫人曰此而猶辭非義矣旋奉 寄

諭改慶陽糧臺爲甘肅後路糧臺回駐西安於是公雖治兵而

晨昏不至久曠是則

朝廷篤念盡臣必使委曲有以盡其

情其於公母子之間誠爲高厚無已矣公治陝數年流亡大集
斜陽在門炊烟萬縷父老輒翹望嘆息以爲非林大人之力不
及此及聞太夫人疾則相率至儀門外探問騶卒疾稍減則欣
忭異常曰太夫人安則大人安大人安則吾民安矣太夫人聞
民情之如是也益戒公盡心勿始勤終怠陝甘大饑公督賑太
夫人曰昔福州饑里胥索費吾家雖極貧而不得米時而年十
三矣而今必寬額必躬親乃無弊關中書院遭兵殆燬太夫人
曰而非肄業鰲峰越山兩書院安得有今日曷弗圖諸故公於
二事各費鉅金章鋌適游陝聞閭巷間聚談一語稱公一語稱

太夫人語急而雜點首不已嗚乎此豈粉飾而致之耶太夫人
性潔坐無纖塵陝署圯漏移榻整書中痺仆地甦而不能復初
公陳情入告 上以軍事方殷慰留之如是者將三年旣而

得請終不得歸棄養於同治庚午十二月初六日生於嘉慶丙
辰正月初一日春秋七十有五 累封夫人 賜封一品

夫人奉 旨准其入城治喪以癸酉某月某日合葬於侯官
縣二十五都子三長卽公次三皆殤家婦吳氏繼婦張氏孫二
長念虞次師尙俱幼孫女四長適長樂縣知府用戸部郎中梁
佟年次字江夏縣附學生員張仲忻餘幼未字銘曰

天興林氏篤生賢母人羨母榮不知母苦殘書數卷一燈如黍

斃斃孤兒忍與夏楚兒才濟時兒心入古不恃荆布曷得主組
女而士行光我鄒魯靈輅來歸咨嗟道路 帝旌其慈民戴
其祐有子无咎幽宮孔固吾銘不慙維母之故

讀書帳銘 并序

此謝子讀書帳也謝子自弱冠後每睡必挾書或盡一兩卷或盡十數卷隔帳燈熒熒然目力弗倦也如是者三十年雖挾冊如故而心輒不快一帳之蔽如墜七里霧焉外燈則眯內燈則灼開帳就光蚊嚙其膚終夜輾轉無以自適乃嘆曰是目與帳交任其過也視之茫茫者明之滅也障之厚也盍易以輕且亮者取帳之有餘濟目之不足既成而張之忽不自知其有帳燈於外不啻其燈於內也開卷了了不礙清風饑蚊作聲求入弗得欣然若遊於鄉嬛福地焉且其表裏洞澈無微不矚雖土木形骸而不敢同人道於牛馬於處必掩身之義尤爲有益茲帳

也其大有造於謝子哉銘之曰

古之讀書下帷危坐今之讀書解衣高臥以慢易恭固爲未安
尚堪節取以勤補惰有耀自他傳燈改火得大光明頽然者我
暗室修容當襲勿裸洞見一方人其絕倒馬帳垂垂邊腹頗頗
獨寐寤歌先生曰可

魏子安墓誌銘

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間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踪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厯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卽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人持家務諸婦佐饗殮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

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
念忽高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既累應春官不第乃遊晉
遊秦遊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
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
憐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
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沉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
爲恟怳詎譎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
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
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旣而弟殉難旣而父棄養
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資裝俱

盡挾其殘書釋妄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
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
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
臣章奏通人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
爲尤不朽蓋時務之薈薈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
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
君固亦不易耶君旣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
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間修治所著書晨抄晡寫汲汲顧影
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
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疎直不齷齪旣數與世

龔龔乃擢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顧其人
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
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
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証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卽
篝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
此者予之聞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爲荔枝詞
而善之今芑川歿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
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
系之銘畀君弟君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

陔南石經考四卷

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

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

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

石經訂顧錄二卷

西蜀石經殘本一卷

北宋石經殘本一卷

南宋石經殘本一卷

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

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

益都石經考一卷

開封石經考一卷

臨安石經考一卷

陔南山館詩話十卷

咄咄錄四卷

蹇蹇錄二卷

彤史拾遺四卷

三朝讜論四卷

故我論詩錄二卷

論詩瑣錄二卷

丹鉛雜識四卷

榕陰雜掇二卷

賭棋山莊集

文五

八

蠶桑瑣錄一卷

湖壩閒話一卷

懲惡錄一卷

幕錄一卷

巴山曉音錄一卷

春明撫錄四卷

銅仙殘淚一卷

陔南山館文錄四卷

陔南山館駢體文抄一卷

陔南山館詩集二卷

碧花凝唾集一卷

銘曰有美一人黔而豐腰脚不健精神充胷有鑪錘筆有風百鍊元氣貫當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禿烏狡兔爭西東傍立側睨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直不聽著書百卷完天功

劉心香先生自怡悅草堂詩鈔序

余髫齡抱書詣塾有客善談述心香先生言笑舉止機致四出
令人跌宕生歡喜心慕其人而不得見稍長而先生歿矣從朋
舊處見所爲詩知其辦香十硯老人於是每讀香草齋集輒念
客言而慨然於老成之不復作也雖然十硯之詩取法溫李而
摩盪圓融猶是林高子家法至其築基賑粥等篇則次山之
春陵行香山之新樂府不能過焉世乃盛傳其風懷詩而於寄
託之遙深或不暇計矣然則知十硯能學十硯者殆亦不易觀
乎先生仰止前修神與之會其性情之樂易於六義宜風志和
音雅婉而有章爲驂爲靳固一時之俊歟夫乾嘉之間海內稱

詩者上則沈文憲下則袁隨園隨園以通隱享盛名尤爲時風
衆勢之所趨其於十硯欽珮弗諼所謂唐代詩原中晚佳者先
生曾遊小倉山房鍼芥之投其亦有所推挹乎然是時吾鄉薩
檀河謝甸男陳恭甫諸公方將變易閩派務爲黃鐘大呂之音
譬之劉文叔爲司隸褒衣博帶肅肅見漢官儀焉而豈知羣屐
灑然隱囊方褥俯仰坐嘯先生固猶是正始之遺風哉嗟乎十
硯宦不達先生自承明出爲民牧不久亦罷官豈詩人之多窮
乎抑文采風流果不足於吏道乎吾聞之昔十硯自粵歸遊羅
浮沿溯西江朝夕吟詠以効語賦詩飲酒不理民事自旌其舟
客嘗舉以爲笑予謂果如是亦可告無罪矣今之不賦詩不飲

酒皆自以爲能理民事矣而其民方皇皇然若甚恨其不賦詩
不飲酒者抑又何也惜乎不得起先生而一質之然則讀先生
詩其於今昔之感又豈獨在文字哉

抱山樓詞序

國朝詞學浙最盛竹垞倡於前樊榭騁於後羽翼佐佑俊才輩
出而派別成焉祖宋窺唐意內言外竹垞以情樊榭以格作者
莫之或先又揭其涉獵之緒餘搜奇徵僻以相夸耀昔昌黎之
詩時多險澁皆其文之所吐棄者積之於詩而已矣朱厲體物
數典其游戲殆亦若是哉或專效之浙詞之盛反衰鹿仙觀察
浙產也家世擅文章予從穎叔見其詞志和音雅卓然能事乙
亥冬予沿海絕江抵鄂於時冰風淒栗狂雪兼雨千重暝色下
抱簷際余與穎叔執手道契闊君方小恙衝寒踵至繼以他客
談諧喧作余不能一二言君亦數言而止寂寞相視若老梅孤

秀色香俱遠余私意君之於文事必別有得也君乃出其詞命爲之序余於詞特爲盲腔啞曲焉已君則清氣在筆先無所爲塗澤焉襏積焉噫可貴也夫詞欲清空忌填實清空生於靜靜則心妙其寄意也微其託興也孤君由承明出爲監司輾轉一官蕭然物外殆亦委心任運者耶凡物味淡則品貴凡人心淡則文靈君之長於詞理也況生詞人薈萃之鄉而默會其盛衰之故哉余別君之京師三閱月矣時方苦旱黃塵漲天驅車過龍樹寺萬緣初回苦天闕不能遂登凌虛閣遙睇西山欲求一點之青而無所見誦稼軒惜春之句白石感舊之章憑闌太息有鳥孤逝心目隨之與爲無極也夫詞者性情事也勞人思婦

忽歌忽泣方不自知其意之何屬其聲調之爲何體也而豈以
鋪張靡麗爲哉請以此言質之君藥爐茗盃之側君其悠然一
嘆也

梁葵園集序

同治己巳庚午間余主講同州豐登書院力求敦品學古之士久之諸生轉相告語頗有聞風而來者課日得一文出筆蕭淡異之拔置前列及來謁鬚鬢蒼然進止有度與之言簡而適職則梁君葵園也余曰君陝士之望也齒長於余以十數予門牆何敢辱君請以賓主見君昂首曰瀚沖生六十餘年矣知已無逾夫子者而今而後瀚沖乃始得爲弟子也卒具禮而去其後數日輒一見知君少從名師學有條理回亂毀其家燬其著述貧甚訓蒙以自給然無幾微不適於辭色旣不求人知人亦不知之知舉君名若憶若忘若爲百年以外之人示余詩數十篇語

近王孟清能見骨欲以聲色求之不得也及余之京師又自京師歸閩一日有客投一書謂自粵來視其函不悉其名讀其書則謂方官於粵與君爲戚屬君謂粵與閩近當知余消息故不避唐突敢以聞嗟乎師友之誼歇絕久矣朝請業晚而忘之出門相遇不通一刺閩與陝相去七千里闊別已數年君獨輾轉請託必達其誠吁可感也乃作書報君略陳近狀意君得書當悲喜豈謂君已溘然長往而余猶未之知也今年余又入都得都講員西垣書乃知之慄然俯仰涕承於睫而不能禁也西垣曰君臨絕命其家人當待余題墓碑文一卷詩一卷必求序於余今其子若外孫將刻遺集願夫子終哀憐之君之詩遺俗獨

往文雖未見測以生平必無鄙倍嗟乎藉以傳君者亦但恃此
矣君年逾七十不爲不壽然窮老不得志卽有身後名謂足以
慰君心耶以余之不合時宜而君引爲知己嗟乎此君之所以
終窮也夫悲夫

雪滄撚鬚圖贊

并序

婦人美以髮男子美以鬚眉則共之顧髮與眉生而卽有鬚其後起也生而有者純乎天後起者則兼以人故留鬚有遲早禮云蚤揃如他日又云小臣爪手揃鬚莊子云訾滅可以作老蓋平鬚鬚眉不使老醜然則古人之於鬚欲其有亦不欲其遽有豈鬚亦有取憎於人者乎於文須古而鬚今須側視之字也見左不見右所謂頰上三毫者鬚則上侵於髮蓬蓬者吾面爲之無色焉且眉短則兩之鬚長則一之此陰陽屈伸之義也故鬚在長不在多自口爲顙自頰爲顙飄拂如神然若長鬚則非所貴矣鬚訓爲盤卽俗之所謂鬚也吾友禮堂作養鬚圖禮堂以

大挑留鬚不得挑乃棄其鬚養之云者若慨乎不得鬚之用也
今雪滄乃作撚鬚圖古云吟成幾个字撚斷數莖鬚撚之云者
殆欲求用於其鬚也顧今天下之沉吟而不可決者又豈獨幾
个字哉鬚其將何以應夫鬚所以旌吾口也人孰無口口孰無
鬚乃有不言其人第指其鬚而其人之超羣絕倫卓然共見如
武鄉侯之稱前將軍者噫彼獨非鬚也乎哉然則吾於髮則搔
之吾於眉則低之吾於口則終緘之萬象紛紜萬變惶惑之中
吾且撚吾鬚若曰吾固有鬚吾固丈夫也則獨得者歟爰爲贊
曰

吾有手自摩挲吾有口且嘯歌使我老者非汝耶鬚乎鬚乎奈

爾何

與黃子壽論詞書

子壽太史足下章鋌數年以來始聞大名繼讀大作心向往之
今年由穎叔幸得一見率然以所業進猥蒙不棄示誨懇到其
推許不敢當其指摘則確無以易快甚至於填詞一道抑然自
下若訝章鋌之誤而誘之使言者此意亦何可負也章鋌於詞
始固不敢爲爲之既久甚有所疑亦若頗有所得竊謂詞以聲
爲主宋詞固可歌而亦不盡可歌至今人不能歌宋詞猶宋人
不能歌唐人絕句旣不能歌則徒文也亦求盡乎爲文之道而
已矣詞之興也大抵由於尊前惜別花底談心情事率多褻近
數傳而後俯仰激昂時有寄託然而其量未盡也故趙宋一代

作者蘇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固正變之推
未窮而亦以填詞爲小道若其量之祇宜如此者 國初諸老
奮興宗唐祖宋詞學固爲最盛復古不已繼以審音持論愈精
用功愈密矣然漸流漸衰耳食之徒或襲其貌而不究其心音
節雖具神理全非題目概無關係語言絕少性情未及終篇廢
然思返豈按呂協律之作必爲是味同嚼蠟而後可乎甚且冷
典卮詞轆轤滿幅專以竹垞樊榭咏物爲宗則尤爲黃茅白葦
矣而其時之素諳聲律者如藏園夢樓諸公其詞又未嘗不擺
脫一切言所欲言乃知詩詞同源夫詞固亦有詞之量矣若意
內言外之說則詞家敷衍古義以自貴其體也詞之興最晚許

叔重之時安所有減字偷聲之長短句者且此注見於大徐本
若小徐則曰音內言外謂詞在音之內在言之外卽後人之稱
語助者核以傳注某詞也某詞也之訓正合而移其說於填詞
則大非詞調長者百餘字短者亦數十字十數字安得不用意
不選言而第以虛腔見美將妃呼豨兒郎偉之類卽爲千古之
絕妙乎乾嘉以來漢學盛行學者見此義出於說文遂奉爲長
短句金鍼不知旁訓非正訓也雖然凡爲文皆當意言兼美則
以意內言外論詞未嘗不深中肯綮第今之爲詞者求其意不
知起止殆遷就於內而已矣求其言又漫無歸宿殆塗澤於外
而已矣如兒女子咿嚶於幃闥之中不敢出堂皇半步噫果填

詞之界限如是之嚴畫鴻溝乎夫聲音一途真知灼見非無神
瞽其人然章鋌嘗見能度曲者亦能自度其詞按其抗墜抑揚
猶是世俗之崑譜問以九宮八十一調務頭鬲指大晟之雅音
反茫然以爲無用然則其自謂陽春白雪者無亦英雄欺人賢
者不免乎故常自慨曰彈唱非吾事也曷姑聽客之所爲乎昔
江子屏有言近日大江南北盲詞啞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張
自命者幸無老伶俊倡竊笑之耳然子屏能爲此言而子屏之
詞則未有聞焉且執此而論詩樂本合詩不合樂請終身不作
詩可矣何責於詞故章鋌之所爲者正子屏之所謂盲詞啞曲
斷不敢以姜張自命者也足下學有本原若憐其盲啞而終教

之幸甚企踵以望

轉蕙軒駢文序

南康蘊山先生以碩學顯宦有聲乾嘉余束髮受書瀏覽其樹經堂集思從曩人慨然遠望後三十年遊秦獲交其孫蔚青觀察君爲吏良而素究於文一日見其哀秦篇涼月淒其半窗悲風起於天末賈生之痛哭蘭成之傷心詎過是耶客舍傳鈔提携萬里時出把玩愈益離悰蓋逮茲十稔矣今夏君以書來請序其轉蕙軒駢體意謂昔日敬禮此日元晏將於賤子必之余不工文逾分增赧默而息乎又非所以報素交也夫物相雜謂之文制字從多飾不欲賁經緯相尋旣偶或韻其體然也唐宋以散爲古叙事則近史詰義則近子各有流派專以文名殆非

乎雖然致飾之道文不茂質遠自鄒枚下暨徐庾爲容矣而神
不傲於遙睇選聲矣而情可通於潛淵自茲以降繁變百出或
者縟而忘真古不及茂濕鼓難奮胡琴易淫安僞垂方以能自
慙君采騷沅圃問選蕭樓側耳皇荅不值一映而又俯仰風雲
津逮湖海容甫以研練自矜稚存以疎淡見貴石笥恃其雄奇
隨園最工排宕莫不挹彼宗風參我家學而君之文成矣殆所
謂意內言外麗而有則者乎余少服韓柳之餘長摩馬班之義
習於筆而拙於文聞歌而善未能繼聲猶憶長安夜靜微雨初
過君促膝挑燈開篋相示予三讀擊節瓶花若笑以爲不難於
密而難於疎不難於華而難於樸君亦自喜嘆爲名言今者西

來一卷儕輩爭觀庶幾名山永此宗袞長河浩浩不隱見西江
之旗鼓哉綴序相貽以示來哲

春秋左氏傳毛本阮本考異跋

十三經註疏本以毛氏爲最盛

汲古閣

以阮氏爲最有名

盧宣旬所刻

本俗稱校勘記本按廬本款式與阮所記校本正合廬云用文選樓藏本校葉則廬本當卽阮本也

乙亥重溫左

氏傳因以阮本讐對而其中乖舛甚多噫書貴自讀隨人道黑

白無當也乾隆中葉以來學者重宋本一二鉅公倡之羣然和

之不視其書之精否寶宋本如九鼎雖有錯者亦且曰古刻如

是必有說焉是則言漢學者推波助瀾之所致也不知蜀本麻

沙本之潦草備見於周公謹陸放翁之所記則宋版亦不盡可

憑況毛本亦從宋本出者子晉鈞譽藝林然其人頗嗜古雖不

足比擬岳珂殆亦可儕之陳起之列慶元本

阮所依據之本

固貴矣豈

毛本而一無可取乎今校之阮本有毛誤而阮亦誤者有阮誤而毛不誤者有毛誤而阮不言其誤者有毛不誤而阮誤以爲誤者而阮輒訾毛本以最劣此何異孔冲遠左祖杜注掇擊服劉必不容其置喙焉殆亦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矣夫校書如掃落葉固難盡善而阮復厚祿多金足以招羅才俊授意門下士不盡一手之所編摩所以疎密互陳離合相半無足怪者世徒震其高名從而靡焉則非矣因撮舉其違異如左凡校勘記所已具者不及以炳燭之光作銷夏之助若曰著書則劉更生揚子雲之輩笑人至今齒冷矣日躔鶻火之次丙子朔越三日戊辰記於丹芝講舍

爾雅義疏跋

庚午余主講關西見是書於方元仲觀察心好之其冬入都道出涿州州牧郝君近垣則蘭皋先生之孫也聞予名一見大喜盡出所刻先世著述相贈則此書在焉辛未攜以歸家自辛未至今已五年碌碌不得讀今年復之漳州校文之暇乃克卒業邵氏正義網羅古遺言有根據先生更能於訓詁形聲通轉假借之處得其條理大旨可悟六書之要又豈獨跨越邢疏媲美二雲哉余昔讀高郵王氏書深服其融會貫通以爲小學中巨子乃廣雅疏證終篇取諸其子今先生穿穴百家并近采其婦書中所稱王照圖者是說凡數則

釋詁無祿則

釋言窈閑則

釋山卑而大扈則

多草

木帖則

釋木女桑榭

桑則釋鳥驚白鶩則索解皆有師法脂籤粉盞之旁竟與毛

公許洵長相揖讓刑于之美蔚爲女宗較之堂構作述尤足爲

經苑佳話矣其列女傳注已刻第所謂葩經小記者未知尙有
傳本與否昔晤近垣惜未及問也又按前後序跋知此本與

皇清經解本有煩簡經解所刻諸書於原本輒有刊削卽如邵
氏正義其黍說一篇亦全去之異白尙當細校乙亥六月甲午
晦章鋌讀畢記於丹芝講院

西青散記跋

芭川有此書愛玩不釋手時或恹恹輒出而與余并讀之蓋一
瞬而三十年矣酒酣耳熱撫几對坐開卷未得三四行便茫然
欲涕究不知彼時之何感於心也其後芭川渡海歿於王事人
書俱亡念芭川輒念此書求之四方不可猝遇今年忽見有鬻
者則大板變爲小板大字變爲小字煙墨之中腥臊之氣撲鼻
嗟乎豈獨死生之感哉滄桑浩劫慘幻至於故紙芭川卽在其
忍并坐卒讀歟然而書也芭川愛之余又何忍不購何忍不
讀哉甲戌臘月晦前六日記於賭棋山莊

重建漳州府署碑

代沈太守

漳州府署燬於咸豐癸丑建於光緒丙子知府事某爲之記曰東南各布政府以百計燬於賊將三之一福建布政府以十計燬於賊唯漳最甚然各府旋燬旋興漳則逮今二十餘年凡幾易官凡幾倡修遲之又久乃始克成噫是民窮財殫元氣凋傷而生聚教養視各府尤爲急且難也漳負山面海前障泉興後控汀潮扼吭擣虛爲兵法所必爭之地其人資山者四資海者六疾貧尙氣勇於私鬪近又交涉中外奸宄相煽時虞蠢動夫以易爭之地處以易動之衆而又當兵燹摧殘生機初轉之後則以治各府者治漳不可也夫亦與民相固以心而已矣漳名

邦也文德武功賢豪相望而今稍衰矣噫是誰之過歟夫古者不易民而治天下豈有不足爲善之人哉知府有表率州縣之責者也誠使知府與州縣慈民以父母尤能臨民以神明總其要於清心寡欲遇事敢任不言賞而民知其有愛我之誠不言刑而民知其有難犯之威先收其渙散之情而後馴其桀驁之氣則七屬中樞埋睢盱之輩皆尊君親上而干城腹心之選也而況其秀焉者乎語云法立則知恩今漳民患在不知法因而玩法因而陷於法因而與執法者相遁相市於法之中或以趨避免或以請託免甚或以狡頑獷悍免而愚弱者反受其禍勢窮事極至於法不能容於是禽獮草薶玉石一炬官怒民民亦

怒官嗚乎不兩失歟余視事於茲三年矣有除弊之心而尙無其力然而得罪吾民不敢也吾聞之不狎於一夫乃無一夫之不獲又聞之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然則治民而不知愛民上之過也愛民而民不能自愛是亦士大夫之恥也今者府署告成夫亦思堂如皇如豈第壯觀瞻哉故發義而論之如此吾凜之吾願與七屬之官共凜之更願與七屬之士民共凜之嗟乎何以居是署而遂無負予心哉若夫署之規制悉從其舊捐資之數董役之人創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共糜金錢若干其詳例載碑陰庶後來有考焉

新修漳州府志序

代沈太守

昔顧亭林聚有明一代之地志爲天下郡國利病書談經濟者樂觀之誠以志也者非徒說山川咨典故侈大夫之九能已也蓋將以爲資治之助焉漳志初修於康熙甲午繼修於乾隆丙申丙申修而未行嘉慶初擬重修而卒不果余至漳卽欲從事於此書而百廢初興其功未集漳名邦也亦要地也陳元光開置於前朱夫子陶淑於後故明黃忠端何元子國朝蔡文勤監鹿洲諸公賢豪接踵倚柱於其間其山水之清淑人物之魁奇誠東南一大都會也因循而不舉將使其遺風餘韻銷磨蕩滅於荒烟蔓草之餘後之徵文考獻者不將歸咎於有司哉且

夫余之意更有進者蓋自

宣廟末年洋務漸紛洋人充斥

漳亦中外交涉時有肘腋之虞旣而赤子弄兵潢池屢警練團並舉軍制因時而變漳爲多事之地此何以得彼何以失其間控制之方掎角之用利害之所關是爲最鉅漳負山面海山險若干海險若干或昔迂而今捷或昔隱而今顯或昔爲散地今爲要害民情馴悍鄉產窮富揜縱之機宜攻防之形勢尤守土者之所宜知而平居以官治民有事則官民并命漳兩經大亂抗節之臣登陴之士黨庠之彥羈旅之英一旦化爲鬼雄夷爲國殤者何啻千百迄於今城市墟里之間碧血未灰青燐如斗苟有姓氏可傳遺事可采急宜臚列簡編以作忠義之氣嗟乎

有人心而後有吏治有志節而後有功名安可忽歟凡此數者皆志所尤重其餘自建置星野以下勿遺勿濫率舊而紀之足矣夫志特史之一體耳然而不究於史無以爲志是故發凡起例糾繆刊訛有道而能文者之任也若采訪事蹟則必其地之士大夫是賴譬之作室材木未備良工執規矩而歎然則爲今之計亦先搜羅掌故而已矣况夫兵燹之後官府之檔冊無存鄉閭之稗史不作苟非識大識小各盡其能安得勒爲成書哉余權守也事體重大懼無以旣其責今日之編摩卽後來之嚆矢以俟賢哲理而董之則其裨益於吏術豈獨在漳州一府哉推而準之沿海諸郡縣可也因遐思高望而預爲之序如此

毛詩注疏毛本阮本考異自序

余治毛詩凡數次始用汲古閣本繼用文選樓本而多從校勘
記之說雖時覺其乖舛特私臆太傅博洽名海內懼吾見之不
逮也而不敢議其後參互考訂決知其誤蓋自甲子至今又十
年矣乃始條件而錄之太傅之於詩亦云勤矣而其著校勘記
有巨弊四好立條例強書就我一也袒護宋刻游詞失真二也
喜談不可見之本而多爲臆斷懸決之詞三也輕視元明以下
之刻而盡忘其佳處且誣之四也且夫校勘記之所以作者爲
今本非爲古本也近日通行之本其中有誤恐其以誤沿誤因
爲校勘記以告之若夫十行本小字本相臺本者則已銷磨矣

卽存者不能千百之十一豈家有其書乎乃太傅重古薄今若
殿本監本不涉一筆然猶曰此官書不敢妄爲是非至汲古閣
本則最爲流行校及者不過五六是太傅特侈收藏古物之富
耳然所言非世所習其益於學者不亦淺乎位尊名重一唱百
和又著述繁多未遑精審其流弊固不足怪特恐後人不能爲
諍友而愈滋太傅之咎耳因略陳之非敢毀前賢也又考此本
刻於嘉慶二十一年是時太傅由江西調撫河南委其事於門
下刻旣成太傅自謂去取失當未足爲善本

見雷塘金主弟子記可見真

讀書人必不護前余爲之平議太傅有靈必許我也光緒丁丑
人日謝章鋌記於賭棋山莊之山煖月圓人壽室

自怡草書後

勿村表叔少受業於吾祖與吾父同筆硯端嚴勸學無間昕夕
先祖妣何太恭人屢稱之長從陳竹士先生游先生吾祖之密
友也門徒甚盛而獨深器許章鋌幼善病年十一始受書日侍
先祖側先祖則詔以爲人及爲學之道輒慨然曰是昔者吾之
所以教子若甥也旣而章鋌學爲文所見時時與世異趨或怪
之私袖其文質之竹士先生先生則大喜書其後曰槃槃大才
此筆可以著書先祖聞之弗善也顧曰噫此故人獎誘後進之
盛心也小子其敢以爲能章鋌惶悚請益先祖乃言曰時文者
時爲貴顧適用之謂時非詭隨之謂時存濟時之心講救時之

學爲應時之文荀子曰法後王其時文之謂乎典謨之文從字順盤誥之佶屈聱牙維其時也不必是古薄今亦不容鶩今蔑古歸王胡董西江五家宜興六子當其時則皆時文也然豈近日揣摩滅裂之所爲哉蓋有本焉小子識之噫此昔者吾之所教子若錫也其後章鋌好博涉於時文終無所得顧時念吾祖言則顏汗然亦無可質證者今讀自怡草不禁恍然曰是非吾祖所謂爲時文而有其本者耶夫文至於掇科甲入翰苑則久有定價矣况其去取甲乙之者又吾先人與其時諸老先輩小子何人敢捧土以益泰山哉第念竹士先生久已溘逝而吾祖吾父之棄養遠者三十年近亦二十年曾幾何時風氣頓異

抱此鄙吝泊然無所依歸維吾表叔如魯靈光方以師道爲世
模楷老成典型不在是乎而章鉉開卷俯仰尤有家學淵源之
思焉章鉉竊私謂人品之高下不關窮達文章之是非亦不在
得失坐是困頓名場數十載今長者不以爲不才而誘之使言
毋亦有相信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乎雖然章鉉則何敢言文更
何能言吾長者之文耶光緒丁丑人日表姪謝章鉉跋